

從「傳說我城」到「四圍講古」

謝妙思 / 文化雜談

(阮志雄)與一班愛講古聽古的朋友每月一聚香港藝術中心的故事分享會「傳說我城」，重塑榕樹頭講古的人文風景；去年中秋，此風吹到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七樓空地，同樣形式的故事會「每月開古」於每月最後一個周五晚準時開壇至今。風繼續吹，故事種籽散落我城各處，由雄仔叔叔、小西、張小鳴、余振雄及李庭豐等人創辦的文化團體「四圍講古」召集更多故事人，於4月7日舉辦了首次的講古大匯演「四圍講古1(1次方)」，為「講古」這古老的表演形式作嶄新演繹。

收到主辦單位在面書上的活動邀請，我二話不說就應邀了。正值復活假外遊高峰期，心想那表示參加的四十多人當中，真會出席者頂多七成吧。沒料到，由下午三時至晚上九時的匯演整天座無虛席，任何時段準有六十人以上。那是一個半露天天地，東南面像客廳一隅，西北面像個連天井的露台，頭上有天，腳下有草，有微風帶着故事來……

四圍都有故事人

雄仔叔叔像擁有魔法般的能力，可把最平凡的故事也說得引人入勝，時而追憶逝水童年，時而感悟生活點滴。耐人尋味的是，他常遊走於虛構與真實之間，模糊了魔幻與現實的邊界。各人的故事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延續下去。令我記憶猶新的是，有失明老醫生保新誼講述他跟毅行者兒子攀山越嶺的「壯舉」，雖然腳還痛，但這經驗令他感到自己仍年輕，而他故鄉的音樂讓他找到存在意義。說罷，更即席用葫蘆簫奏起貴州音樂和唱起民謠來，不期然令我想起我國的街頭藝人，說書、說唱、歌唱及樂器演奏等民間傳統，原是一脈相承。旅遊歷險、鬼故及奇遇，可能是我們說得最多也百聽不厭的故事。傳道人余在思講述童年夢到「畀鬼追」的往事，藉鬼神之說及生死愛恨談信仰；同場有旅遊叢書作者曾劍華拖個旅行喰來，把日本和服及台灣亞美族織繡都穿在身上邊說邊演，讓大家聽和看有趣的旅行故事。故事是文學的載體，作家也就是活躍紙上的故事人，大會請來幾位作家朋友開聲講古，《推土機前種花》作者周綺薇講述她跟深水埗街坊的童年往事，《細貓天使》作者陳玉蘭化身一隻貓講家中貓兒的故事，《拾香記》作者陳慧講述一對單身男女在茶餐廳邂逅的故事。

協辦機構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向來致力拓展社區展能藝術，特邀來香港聾人協進會三位朋友以手語說故事，有職員即時翻譯。說故事以表達自我，原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，聾人非啞巴，只因聽不到，語言能力亦無形中被褫奪了，看着他們咿咿呀呀地用手比畫，在座者無不動容。華人拉拉聯盟代表梁詠恩是一位變性

近來，我城掀起一片講古風。前年初夏，故事人雄仔叔叔



■下午三時至晚上九時的講古匯演座無虛席，任何時段都有六十人以上。

人，她自嘲是「殘障人士」，原來她因手術的原故必須拿傷殘證，上面標明患精神病！她改編了童話《藍寶石王子》變成藍寶石公主，故事末尾解除咒語的魔法，就是愛！寄意社會人士對她/他們的體諒和接納。上述幾位故事人及他們所屬的群體常被主流社會忽略甚或歧視，觸動處是可以聽到他們為自己發聲，說自己的故事。

以生命故事會友

一班人圍坐在一起說和聽故事，可溯源西方基督教家庭晚上圍爐共讀或輪流閱讀《聖經》，遂衍生父母給子女床邊說童話故事(bedtime story)的傳統。遙想更遠古的年代，說故事的人以聲音和幻想抓住一群圍坐在一起的原始人的心，文明就在那裏發軌了。他們在現實和虛構之間翻雲覆雨，人們開始做夢，分享夢境。在電視還未普及的年代，到榕樹頭聽講古佬說故事及追聽電台「天空小說」，是人們茶餘飯後的重要娛樂，曾那樣地令一代人着迷。然而在視像媒體當道的今天，我們逐漸失去幻想能力，說故事的藝術也在隕落中。更要命的是，我們沒有多少回憶，也習慣遺忘。當我城斬伐不斷、拆遷處處，很多具有歷史價值的物事正以驚人的速度消亡，很多珍貴的地方故事、風貌傳統、鄰里人情亦不復記起。香港人的故事，該怎樣說下去？

故事聚會由較中產的香港藝術中心，移師至較「街坊」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，是一個讓講古傳統更普及化的過程。不論是雄仔叔叔跟聽眾互動的「每月開古」，還是召集更多故事人的「四圍講古」，故事聚會都是一個讓民眾真誠溝通及分享的場域，把舞台還給聽眾，使每個人成為故事人，猶如一個充滿創意、充權賦能的公共論壇。那裏是一個以生命故事會友，召喚集體回憶的地方。

種籽在我城四圍飄蕩，春風吹又生，哪裏有風，哪裏就有故事。